

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。”林逋、周敦颐的诗文，又让梅与莲因“君子之风”被千古传诵。而宋代以降，以墨写兰亦为士人所重——竹有节无花，梅有花无叶，松有叶无香，唯兰妙处齐兼，仙姿玉质，清皓自守。宋末元初的郑思肖即画兰成癖，所绘墨兰疏花简叶，尤显空灵别致。他似与赵孟頫相识，耻其丧失气节，遂与之绝交。后赵孟頫数度拜访，郑思肖拒不相见，可以想象，作为宋朝宗室的赵孟頫竟成了谄媚的“投降派”，孤僻倔强的郑思肖必是觉得连飘零委地的兰瓣，对方都不配触碰。

另据宋代《墨庄漫录》记载：“西京牡丹闻于天下，花盛时，太守作万花会，宴集之所，以花为屏帐，至于梁栋柱拱，悉以竹筒贮水，簪花钉挂，举目皆花也。”看到洛阳的“万花会”声势浩大，便有人打起了扬州的主意：“扬州产芍药，其妙者不减于姚黄、魏紫，蔡元长知淮扬日，亦效洛阳，亦作万花会。”蔡元长即蔡京，他策划的万花会摧折芍药十余万枝，既困诸邑，吏缘为奸，群众苦不堪言。幸好苏轼出任扬州太守后，及时叫停了此等劳民伤财之举，帮助芍药恢复风评。

与芍药一个科属的牡丹，也经历了口碑翻转的过程。有唐一代游春赏花，颠倒众生的绝色除了牡丹别无他者。盖因此花大可盈尺，香满殿阁，盛放之际丰盈华艳，“玫瑰羞死，芍药自失。夭桃敛迹，秣李惭出。踟躞宵溃，木兰潜逸。朱槿灰心，紫薇屈膝”，可谓占尽风流，享尽专宠。从“绿苞如珠”到“淑色披开，照耀酷烈”的牡丹，恰似元气充沛、天生丽质不可直视的倾国佳人，用最彻底的美征服了天下。

一些宋代理学家讨论唐史，多鄙薄牡丹，更重要的是贬抑牡丹化身般豪荡天真的虢国夫人、杨贵妃姐妹，



游戏《燕云十六声》里表达“问君能有几多愁”情绪的虞美人截图。

批判外戚集团的罪责。而与前朝文本将虢国夫人深刻卷入天宝政局不同，元明清诗歌逐渐将她推上“花仙”宝座，视她为不流于世俗、怀淡泊之志的素颜美女。虢国夫人借此重获新生，被比作白牡丹、梨花、白莲花、木芙蓉，一派清芳无邪之态，受到正面颂扬。徐渭等即“抛除有色眼镜”，以虢国夫人为典，抒发个人仕途不畅的郁积，顺势表达不慕荣利、空明悠远的内心。

细细思量，最终，迫使晚清“老大中国”身不由己卷入近代化进程的关键线索之一，仍旧是花——遭到人类贪欲恶念玷污，一度“毒名远扬”的鸦片罂粟。鸦片曾被认为对焦虑、烦闷、疲劳、疼痛等病症有奇效，不少英国大文豪即吸食成瘾，渴望从中汲取灵感，如出版了《一个英国鸦片吸食者的自白》一书的文学批评家托马斯·德·昆西，及其好友柯勒律治，神游元上都写就《忽必烈汗》、大名鼎鼎的浪漫主义诗人。而回望英帝国对外扩张的侵略路径，鸦片则扮演了极不光彩的卑劣角色，烟榻和战场上尸骨如山。不过，鸦片罂粟虽受牵累被钉在耻辱柱上，其“近亲”虞美人却声名甚佳。这朵传说

一花一世界。意气风发时，我们大抵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”；愁绪难解时，我们也许“风住尘香花已尽，日晚倦梳头”。蛰伏时、怒放时、凋零时；天晴时，雨落时，披霜沐雪时……一年四季的每个瞬间，此情与彼意，此消与彼长，如花落花开。